

官板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廿七廿八

書	圖	裁
冊	冊	部門
一	一	三
七	六	冊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七

曾鞏子固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籠括全局端疑渾厚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
祚。曷。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
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
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
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
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
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

明治十七年改



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省語簡古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歷叙數千年用筆簡練居然史法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傅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始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並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

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二平叙中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

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
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
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
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
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
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
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
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
歷叙宋興以來諸帝而於仁宗獨推揚其德澤
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
人之深使讀者有餘思焉
祭巷哭人人感動獻欵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

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
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
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
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
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
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
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聖
神文武可謂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
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
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

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
 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
 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
 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
 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脩。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
 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
 矣。善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
 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既
 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
 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

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
 怛。嘗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
 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
 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
 官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
 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
 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
 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
 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
 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

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
治安也又用縱筆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
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
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
而羸齋素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
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
冊而陰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營遂凡在天地之內
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
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
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

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
柝之戒接於耳目摠。開。前。代。本。朝。至。此。作。大。收。束。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
隆也領。起。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
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
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
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置之武夫
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
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
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
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俾勿壞蓋歌其善者

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有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

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洵酌言皇引古進規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知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高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結出規戒得周公名公進言之遺非封禪美新可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閔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

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儲同人云前美後戒奏疏中獨創一格其深厚逼匡劉而又廓而大之此宋文之極盛歐蘇所不能為也

原本經術氣質醇厚宜下筆時不知有劉向無論韓愈也。同是點竄二典塗改雅頌而韓則奇峭曾則溫醇各造其極。長篇文字最易筋慵肉緩文中節節關鎖層層提挈重規疊矩脉絡關通絕無慵緩之病學者宜究心焉

福州上執政書

輦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眾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

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谿石碣。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

漸次近題

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緣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鵠

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

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未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者。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

及去秋到職。聞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眾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輦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靡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柝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

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沙。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輦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守官之勤。養之切。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土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

唐。列。公。家。族。諱。之。以。無。北。山。之。怨。鶴。羽。之。譏。陟。咄。
後。世。之。士。且。將。賴。此。以。無。北。山。之。怨。鶴。羽。之。譏。陟。咄。
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
之。不。宣。

本風雅以陳情。紆徐往復。蘊藉深厚。匡劉遺風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
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
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
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
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
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
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
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
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

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
人之子孫者壹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
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
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
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
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
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
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
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
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

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
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
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辯之不惑議之不徇不
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
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
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
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
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
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

唐荆川公家語論誌銘之體

卷二十一

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
 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瞻祖德而思
 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
 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
 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
 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
 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
 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
 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一語勸仕奔流赴壘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
 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

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茅鹿門云此書紆徑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
 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謝張太保撰先
 人墓碣書特勝

銘近於史而今人之作每不逮古人須俟諸畜道
 德而能文章者逐層牽引如春蠶吐絲春山出雲
 不使人覽而易盡

建寧府志卷之二十一 雜錄 三

（此處為書影，文字極淡，難以辨認）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此料事之明以書告者七又帶叙其孝不使親俱死於賊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比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

明土木之難將作徐理遣其家出都避亂

海東人書本 卷二十一 百

亦是此意
惜理之不
能為忠臣
也

中皆應之。宗且猶力守南門。為書名隣兵欲拒之城。
亡。智高得宗且喜用之。宗且怒曰：賊汝今立死矣。吾
豈可污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
初使宗且言不廢。則豈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
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
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
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且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
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使宗且初無一言
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
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且事也。今猥令與

陳拱俱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
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
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
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
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
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
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
言耶？聞宗且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
西者。宗且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重懼為已累。必
不肯復言。宗且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

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補出平日學問考行見其言非偶然倖中者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青牛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

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有異同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吏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死節一層知其將亂而先言又一層大旨重在先

言上蓋知其將亂而早為之圖智高之禍可以不熾其關係尤鉅也與退之與元侍御書表揚甄濟父子事相類而剴切則又過之○死封疆者與誤封疆者無甚分別其何以立綱紀而作天下忠義之氣耶子固之言不獨為宗且一人發也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

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作。文。須。有。段。精。彩。處。此。數。言。乃。精。彩。處。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

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

左傳宣公三年

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總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尊孔孟以折羣言。所謂言不離乎道德者邪。後段謂存其書。正使人知其邪僻而不為所亂。如大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然後不逢不若也。論策十之害。不煩言而已透。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

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敎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官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

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玕璜琺瑯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係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

唐宗廟詩卷之二
家。自。累。其。身。古。學。不。明。至。於。如。此。
自怨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
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
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
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
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
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一人之
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
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
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
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

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朱子云關雎雖若專美太妙而實深見文王之德
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
不復知有文王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
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
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
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竊謂庶幾得之
原本家人卦大學聖經齊家本於修身意較之漢
儒學術又醇乎醇矣而文之淵茂不減中壘

陳書目録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
 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
 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
 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
 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
 世統數更史事故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
 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
 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

陳書目録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
 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
 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
 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
 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
 世統數更史事故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
 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
 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

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

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憂久。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以不列。以為世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負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

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綜舉成敗興壞。一代政刑法制之詳。而於安貧樂義不苟去就之士。獨致思焉。一唱三歎。能移我情。此文之以神韻勝者也。

禮閣新儀目錄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雖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入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

禮記卷之二十一

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

生不從叔孫通制禮意

此即禮也

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

畏甘白菑以葬

法言

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
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
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
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
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
禮以養人為本，即是此意。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
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
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
禮者必貴俎豆而令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
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

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
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
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
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
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
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
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
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
反覆前意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
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

朝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則其書不得不
貴故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即所損益可知也。意見歷朝之禮。貴因時制宜。不
必過執先王。至於拘迂而難行。如三代以後議復
行井田封建也。通篇大旨。以禮以養人為本作主。
而紆徐往復。抑揚唱歎。荆川所謂一意翻作數層
者耶。南宋文往往本此。能補出三綱五常萬古
不變一層。更見立言無罅漏處。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僊息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
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
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
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
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
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
其為文。閱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
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
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

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及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其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惟勇言得失。故遭逢明盛。極知遇之隆。而卒以齟

齟終。見直道之難行於時也。闡揚先人。使讀者忠孝之心。油然而興起。

--	--	--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子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止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

原書
 卷二十七
 范貫之
 奏議集
 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子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止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

國家有急則下詔求言至太平休養往往棄之仁宗不然所以為三代下之令主至神宗時此風盡失矣

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竒衰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

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誌銘云儲同人云宋至熙寧而公議廢斥無一足存楊厲

仁宗義猶魚藻

范公之忠直仁宗朝之太平無事能受直言一齊傳出有生枯雙管俱下之妙行文典重紆餘則又

公所獨擅

公之學直宗宗師之太平無事論文直言一極
此其宗義辭氣若為職官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
同翰詞小才至理望公之辭與公無一異亦其
許事育全資如題學士散公林高公之墓誌銘云
遂至大官而公辭早空公執明鼓其山木似里翠宮
亦立身不取不請不請不請不請不請不請不請
出公為人雖是豪傑其於如實意也入及奔騰耳亦
言之不效豈謂其其亦以即去帝之為辭於無讓
於回瀛幕而不可及身填於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八

曾鞏子固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
句。領。二。層。
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
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
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
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湍隕崖落石之所覆壓
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
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

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諛俗語言習尚之
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
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
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
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
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與上一段語語反對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
而已傳其都邑坐其堂輿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衝冒
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於耳目口鼻百體
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
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諛習俗辭

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
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
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
慮致職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
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機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
向應前文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
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
董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
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歇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
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

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政成意淡說不入俗調吾將見西江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儲同人云吏治莫盛於漢而漢法尤合於人情以郡人典郡守者不可勝數也唐宋亦然至明始竊竊以私疑之越省命官猜防愈深吏治愈不古若矣奚益耶

雖兩段分說然一賓一主正意只在後段蓋江君勢既處於易則宣上德意以利澤下民其責有不

得辭者也勉勵之旨自在言外茅鹿門謂古來未有此調子固自出機軸良然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夫北闕千仞自出巖岫夏張
 南極百嶽自出巖岫夏張
 郡人共仰李君之才
 其人其才其德其行
 其人其才其德其行
 其人其才其德其行
 其人其才其德其行

置上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夫北闕千仞自出巖岫夏張
 南極百嶽自出巖岫夏張
 郡人共仰李君之才
 其人其才其德其行
 其人其才其德其行
 其人其才其德其行
 其人其才其德其行

非獨優與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
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耶
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
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
說下人少門訟喜嬉樂吏者惟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
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耶古之人為一鄉一
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
小其官而不事耶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
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歐於治居閩
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

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者不能也官
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能行吾說
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
者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材叔為柳州公翊
為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
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
賀也夫

通說三層即俗情以破其見既已寬之實已勉之
也氣清調逸此南豐一體近時學曾文者多尚之

世產前賦楚北南豐一節並知學曾文亦多尚之
野路二管吸谷計以知其良境日實之實日也
實也夫
誠之數授之財而報直也夫其錄入之率也夫其下
亦東也皆同和林天賦也限二儀交昧避其如其
百餘年必言會其言也准今林也其也
百李林也而也林也又與其又公限封同平同甲
於南也之矣其林之歸然也其也入其行也
四下也之然非其林之歸然也其也入其行也

宜黃縣學記

起。法。嚴。整。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
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此就禮節威儀言之弦歌洗爵俯仰之容
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
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德出兵授捷之
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
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
性記要領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此就氣質識力言之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
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
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

學其性猶
云治其性
勿以辭害
義可也

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此就才分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

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表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

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今。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子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

總為目若干而已。求住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見性善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每錢於收向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存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

唐宋公家之譜本卷二十八
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
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
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
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
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先叙古人之建學次序後代之廢學後叙宜黃之
立學未叙勉勵士子之進學雖未推闡天命人心
之與五常百行之原然漢代以來能見及此者罕
矣行文不用間架每段收住處含蘊無窮後惟朱
子之文肖其神味王遵巖學曾不勉有痕迹在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
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
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
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
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
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
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
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

唐宋公家之譜本卷二十八

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繼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

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之八 韓愈

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不獨以死重公，而以公之歷忤權奸，連斥不悔，以至於死處，層層發議，與論孔宗日事相同。其文筆端莊，李王孫所云骨重神寒，天廟器者耶。○公之伐安祿山，是其大節，故入手兩番領清，折入歷忤權奸，竄有法度。○論人當觀其大，公既為忠臣，為仁人，雖雜於神仙浮屠氏言，亦無碍。且亦不必為之諱也。近世論人者，以王文成為禪學，至比於無父無君，而其生平之忠貞義勇，俱不計焉。果足為知人論世之識也歟。

唐書卷之八十八
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少伴之。憂其衆相噪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分得極清。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儆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子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粟男女者。

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

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前民之未饑一段意之者則有間矣子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

趙公救菑記云

救荒之法井井有條不但可行於一方一時實天下萬世之利也清獻實政得此文傳出後之為政者可倣而行之經濟賴文章以傳不得視為兩事

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子古為政之要。不越乎此。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人之心同。然即理之所存。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近日日之政專務此。人故謂政夫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歛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私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

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有不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

三思後行。越畔之思也。不出位之思。循理之思也。遇事之來。因時之變。以求當於必然之理。其於為政也。盖庶幾矣。清峭道折。轉近半山。近日望溪方氏宗法此種。已足跨越一時。

喜天八... 卷三十八

夫宗知此... 如由蓋... 聖朝... 其學... 德者...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蹟。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用意或在題中，或出題外，令人徘徊賞之。

道山亭記

閩子孫分為七種故曰七閩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駟，滿野千里，下上不見其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或逶迤，或

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沂訟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武帝從其民處江淮之間漢嘗處其眾江淮之間而墟其地蓋以其陞多阻豈類注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斃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

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欽崆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簾席而盡於四曠瀾明道山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險且遠又將抗其思於埃壘之外其忘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

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譟張事關節以動視
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結吏立縣庭下
變為一日千出雖笞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
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
俗之不可易如此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
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
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樓客之廬
齋庖庫庖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鐘磬之編
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
語有分寸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

斥散之不為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
嗇施喜爭之心可知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
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斯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
敢必也慶歷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
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
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
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
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若云浮屠可以式化邦人有助風教不徒道常有
所不能亦殊失吾儒立言之體矣文只云勝於薄

俗借道常以激衆人何等斟量盡善。

言太宗怒下以左出於人言即思婦不封而重衣
如曰思婦其封也思來結語對來不不結語中是也
與圖文之七買子隨之封六不與文則對下不不也
謂不自意如故以地今字矣也凡凡無結與來入味
類字出囊三平八與其封也曰古其封語其
其論一論其美固結思補邑入言必而謂其此子
會就喜年之公下以也如曰與其入不也其也
不始之不為泰思信辭樂對自無累限又若須想其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
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
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
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
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
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
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
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
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

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

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橐者。非歟。曰。焚橐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橐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橐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橐。之所言其

唐史八家文評本 卷二十八 三

知

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_知非謀已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蓋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賢魏鄭公以破焚稿者之謬此借題立論法其傳辨英偉又曾文中之變者

天辨英偉又曾文中之變者

